

走 长 城

主 编 张志欣

执行主编 成少安 桑献凯 刘红唯

河北人民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	赵曙光		
主 编	张志欣		
执行主编	成少安	桑献凯	刘红唯
编 委	赵曙光	张志欣	吴永华
	范文俭	康恩华	成少安
	桑献凯	李恕佳	赵 兵
	刘红唯		
撰 稿	刘成群	崔立秋	张继合
	张晓华	刘 萍	高志顺

序

年轻人的足迹

罗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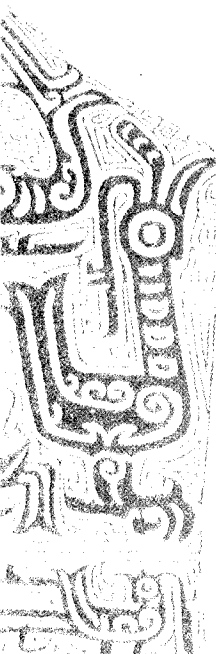
多年前,我曾对长城这一伟大的工程作了一个初步的概括:“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余里。”

在两千多年的修筑历史中,以明长城保存最多、最好。明长城中,又以河北省境内保存的原蓟镇长城最为险固、壮观(包括今北京—天津境内),今有《河北日报》文艺副刊部年轻的记者朋友们策划了对河北境内这段长城的精粹进行考察礼赞。6位年轻记者,行走千余公里,历时3个月,详细考察了燕山一线的古长城,他们的考察随笔在《河北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现在又集成了《走长城》一书,即将出版。他们知道我是一个走长城的“老卒”,特将书稿拿来给我先睹为快,并要我写几句话。焉能推辞,欣然命笔。

文物古迹,本身就是一本雕刻着岁月痕迹的书,在它的身上记载着许多历史故事。俄罗斯著名作家果戈里曾经描写道:“建筑同时还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都已经缄默时,它还在说话呢!”每一个文物古迹,每一座古建筑都有可说的故事,都是年鉴的组成部分,而长城被称之为世界最大的文物古迹,连续不断修建时间最长的古建筑。它所记载的历史,可说的故事就更多更多,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它都有话可说。可惜,它可说的话现在还太少太少,需要去不断探索、发现。

匆匆50年,弹指一挥间。1952年,我受命维修八达岭长城时,还是风华正茂,年龄与《河北日报》这几位徒步考察长城的新闻记者相似。其





时,正值建国之初,战争刚刚结束,当时的长城破败不堪,断壁残垣,令人兴叹。当时,写了一首小诗:“断壁颓垣古戍残,夕阳如火照燕山。今朝四上居庸道,为使长龙复旧观。”此后,我便与长城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每维修、考察一次长城,都增进了对长城的认识和感情。越走近它越发现长城的伟大,越觉得长城内容丰富。我奔走长城上下不知多少次,仅八达岭长城、山海关长城就不下二百次了。我去长城的次数越多,越感高兴,还真是“百看不厌,百去仍新”。

长城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了人类共同的财富。但是,对于它的保护、研究、认识等等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上下两千多年的修筑情况,纵横十余余里的保存情况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考察清楚。

此次,《河北日报》文艺副刊部6位年轻记者所进行的考察活动,正是进一步了解长城、认识长城、宣传长城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鼓励、提倡。

我是从维修长城开始认识它、热爱它的。深感维修长城是保护长城最重要的一种手段。如果50多年前,八达岭长城、山海关城楼不维修,断壁颓垣,残口漏顶可能已经消失了。特别要提到的是,自1984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词之后,不仅使许多行将湮灭的重要长城地段和雄关隘口得到抢救,而且把“修我长城”提到了“爱我中华”的高度,增加了对长城的认识。现在,河北省所辖的山海关关城城楼城垛、紫荆关关城城垛等处,正在抢险和修复之中。小平同志有知,将会含笑九泉的。

从《走长城》一书中,使我看到,年轻一代如此喜爱长城,而且乐于为它做些事情。从厚厚的书稿中,我发现《走长城》的作者们都是带着对历史和现实深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河北境内长城的历史典故、古建遗存和保存现状,再加上年轻记者新鲜的视角和生动的文字,《走长城》一书的确值得一读。

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就好像一个失去记忆的人,一个白痴,一个傻子。文物古迹这部分形象的实物历史,长城这本厚重的年鉴,正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实物记录。《走长城》正是其中的一页。

是为序。

2005年10月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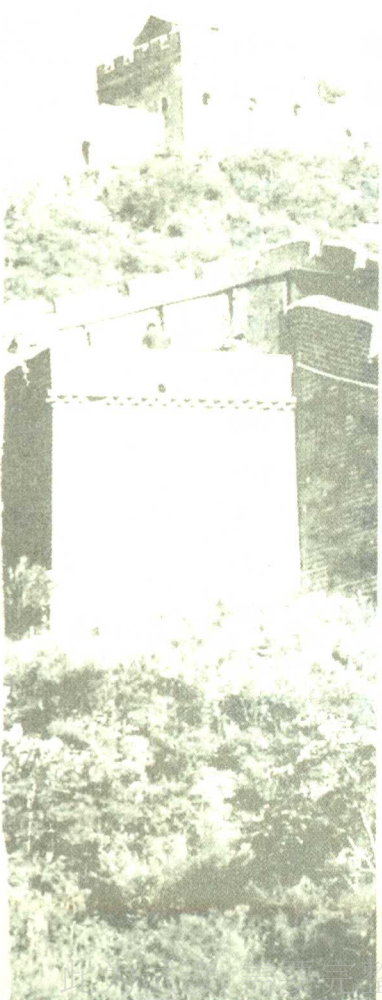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情结

不老的老龙头	/ 3
山海关上	/ 9
探险三道关	/ 16
醒来吧，九门人	/ 21
长城之美	/ 26
农民老张头	/ 31
媳妇楼的故事	/ 36
香山纪寿石	/ 40
一个沉重的话题	/ 45
云是鹤故乡	/ 48
再访花场峪	/ 51
将军坟	/ 54
红峪口之痛	/ 59
无法淹没的记忆	/ 63
三百六十五步	/ 66
民心，才是真正的长城	/ 71
雨夜长城怀古	/ 73

第二章 印象

四百年·半世纪	/ 77
别让她在阳光下等得太久	/ 80
就是，破破烂烂的	/ 83
为了谁	/ 86
长城脚下栗花香	/ 91
日本人·兴隆情	/ 94
兴隆问泉	/ 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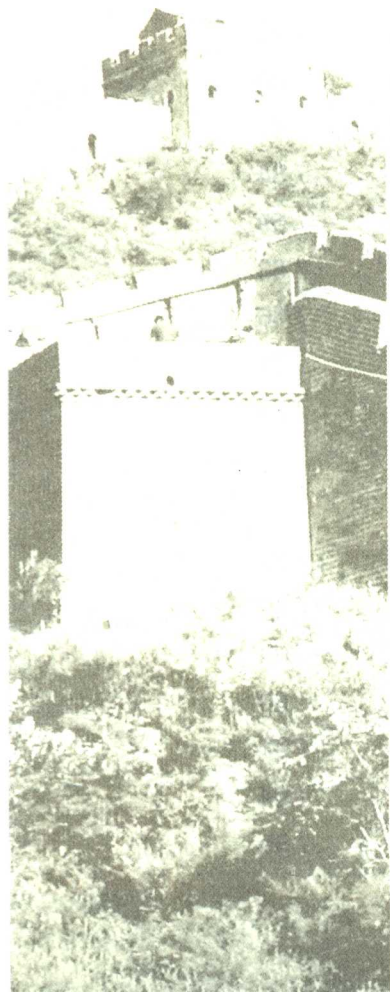


矿之惑	/ 104
一份清单的启示	/ 111
一个农民的别样人生	/ 115
画册的另类卖法	/ 121
有些事，让人震惊	/ 126
长城“阻隔”了什么	/ 131
长城内外是故乡	/ 136

第三章 见证

长城之“门”	/ 141
何时再闻驼铃声	/ 144
失落的皮都	/ 149
晋商与张家口	/ 152
一座军事重镇的角色转换	/ 157
长城的“金脉”	/ 163
“样板工程”的启示	/ 167
记忆中的边城	/ 173
风雨鸡鸣驿	/ 179
月夜访长城	/ 185
现在我们洗什么	/ 191
万全卫城麦飘香	/ 199
追思野狐岭	/ 204
谜一样的元中都	/ 209
飞狐峪寻长城	/ 212
独步长城	/ 215

结束语 跋



第一章

情结

即便是残破不堪的长城，也会带给你心灵无比的震撼。





【记者日记】

2004年5月19日。记者第一次踏上老龙头，这万里长城的人海处，是我们这次“走长城——河北长城文化纪行”活动的第一站。进宁海城，经龙武营，登马道，至澄海楼。抬头可见乾隆御题的“澄海楼”三个大字和悬于二楼的明代大学士孙承宗手书的“雄襟万里”。登楼远眺大海，果有胸襟万里之感。下得楼来，观“天开海岳”碑，穿靖虏台，便到入海石城尽头。手扶垛口，海风劲吹，浪涛阵阵。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不老的老龙头

崔立秋

作家峻青的《雄关赋》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万里长城从燕山支脉的角山上直冲下来，一头扎进了渤海岸边，这个所在，就是那有名的老龙头，也就是万里长城的尖端。这也便是我幼年时对老龙头的全部记忆。那时，富于幻想的脑海中经常浮现出这样的情景：一条巨龙浮游云际，至渤海上空，口渴难耐，便降下云端，落在崇山峻岭之间，一头扎进大海，吸吮海水不止。这一喝，便是400多年。

习惯上，人们一般认为老龙头是明长城的东部起点。提到长城，人们往往顺口就是一句：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事实上，不论是秦汉长城，还是明代长城，老龙头都不是万里长城的最东端。现在，专家们普遍认可的观点是明长城东起辽宁丹东境内的鸭绿江边。

老龙头始建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由一代名将戚继光指挥兵士修建而成。清代《榆关县志》记载：“万历七年，增筑南海口关入海石城七丈。”而老龙头至山海关一线的长城为明初大将徐达所建。1987年，重修宁海城时，人们发现在明初的城墙之下有分层夯实的灰土墙遗存，专家们推测，可能为北朝或隋的遗迹。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老龙头一带长城最初的修建年代将可能往前推八百多年。

关于老龙头的修筑，民间流传有秦始皇用赶山鞭驱石入海，筑入海长城40余里的传说，自不足信。山海关当地，流传着戚继光反扣铁锅修入海石城的说法。康熙在《澄海楼序》中也说：“山海关澄海楼……直峙海浒，城根皆以铁釜为基，过其下者，覆釜历历在目，不知其几千万也。”更有人说，



这种海底反扣铁锅建城的方法被载入了建筑史册。

早就想实地考证一下这个传说的真伪,这次终于有了机会。站在入海石城上下望,在老龙头吞波吐浪的地方,有黑色的礁石任海浪冲刷,有赭红的巨型条石随海浪拍打,有被海水浸没的乱石时时浮出水面,可就是没有半点铁锅的影子。我不死心,从石城上下来,在海滩上寻找,不时翻开那些被海水浸泡着的大石块和小石子,希望能找到一小片铁锅的残片。结果是徒劳。

老龙头于1900年被八国联军炸毁,澄海楼也付之一炬。尽管从明代我





国就在此设龙武营,训练水军,清朝更是设重兵、置数门大炮于此,但八国联军在老龙头登陆时,清军竟然没放一枪一炮,不战而降。当代女作家郭建英在《老龙头和大炮》一文中提到由于清政府不让抵抗,几十个炮手哭着伏在炮身上拔刀自杀的故事。我很想知道,曾在澄海楼写下“吞吐百川归领袖,往来万国奉梯航”的康熙大帝,如果知道自己的子孙如此懦弱无能,不知会做何感想?

从老龙头向西,沿海滩前行不远,过海神庙数十步,路北有一片荒芜的院落,与繁华热闹、游人络绎不绝的老龙头和海神庙截然相反,这个地方冷冷清清、无人问津。这里便是英军营盘旧址。挂在门旁墙壁上的指示牌的红漆已爆裂,字迹也多处剥落,却还依稀可辨。后院更是杂草丛生,枯木凋零。杂草中竖有一块由省文物局立“山海关八国联军军营遗址”石碑。虽然所有的木制百叶门窗都紧紧地封闭着,但是我依然透过只能遮蔽肉眼的门窗,看见室内有可怖的侵略者的影子在走动。

就在走出这座院落的甬路上,我遇上了山海关桥梁厂的两位退休工人,其中一个已是七十高龄,满头银发。他们刚从海里春泳归来,挂在路边小树上的泳裤还滴着水。闲聊中,他们谈到年少时国家动荡不安,民不聊生;谈到小时候到老龙头一带的海滨钓螃蟹、逮鱼;谈到建国初期,人们扒长城砖垒猪圈、盖小房;谈到1984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口号后,人们自觉保护长城的意识增强;谈到由于过度开发和海水污染,海边鱼虾绝迹,当地人几乎吃不到海鲜;还谈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给百姓造成的灾难……

不觉已是日薄西山,辞别两位健谈的老人,夕阳的余辉中再次登临澄海楼,南眺烟波浩淼的大海,北望雄峻峭拔的燕山,忽然间感到,老龙头虽然也算阅尽了人间沧桑,但是与“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高山大海相比,老龙头并不老,非但不老,还很年轻。







【记者日记】

5月21日，记者登临秦皇岛市东北15公里处的山海关。站在山与海的关口，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点，北眺，燕山山脉峰峦叠嶂，延伸至历史的深处；南望，渤海碧波万顷，万里长城像一条奔腾飞舞的巨龙从燕山的群峰间逶迤而出，直扑大海，其不可阻遏之势不正像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步伐么？



山 海 关 上

刘成群

在明代万里长城的众多险关中,山海、居庸、嘉峪三关最为有名,被称为三大名关。而山海关因地处要塞,控制海陆咽喉,所以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说。

眼前的山海关是威武雄壮的:关城雄伟壮观,城墙墙体高大厚重,城上的靖边楼、牧营楼、镇东楼、临闾楼由南向北一字排开、错落有致,外围的瓮城、残存的东罗城和远处星罗棋布的敌台、烽火台仍在诉说着这里曾发生的无数次战争和历史的沉重。

山海关古城为明初大将徐达修建,嘉靖《山海关志》载:“国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创建城池关隘,名山海关。”山海关曾经受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从此入关;1900年,八国联军强占此关;1922年至1924年,直、奉两系军阀在此开战;1933年,抗击日本侵略的长城抗战在此拉开序幕……频繁的战事使山海关毁坏严重,到处残垣断壁。解放后,山海关受到了政府的保护和修复,并于1961年成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山海关最负盛名的当数镇东楼(“天下第一关”城楼)。它高13米,为两层重檐九脊布瓦顶。城楼上,“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结构端庄雄健、笔锋峻拔惊人,跟巍然屹立的雄关浑为一体。据说它为明代进士萧显所书。镇东楼去年11月刚刚修葺过,楼内还有淡淡的油漆味。在镇东楼二楼,新漆过的画梁间有一片保留下来的旧梁柱,上有几幅构思巧妙的图案,内容有小桥,有水河澹澹。旁边文字说,这是1999年修建镇东楼时发现的一段彩画,



以前一直被牌匾遮挡,初步考证为清代早期苏氏彩画,很有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看这仅留的一小段精美彩画,我不禁慨叹美好的东西毁去之容易,留住之艰难。

镇东楼向北,是临闾楼,游客极少。临闾楼并不特殊,特殊的是楼内陈列着的“长城砖”。这些砖多有印模阴文,上部都冠以“明万历拾贰年”,底部则是“燕河路造”、“建昌车营造”、“滦州营造”等字样。刻有营造的是指军队修筑的;只印有造的,是指民工修建的。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军民共同修建山海关东罗城的火热场面。

镇东楼往南,过牧营楼后是靖边楼。现在的靖边楼是1985年重建的,原来的靖边楼早已在1933年1月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下。靖边楼是新的,我更希望这里是一片有文字介绍的废墟,它会告诉我们侵略者在我们的国土上犯下了怎样的暴行。一个不忘记历史的民族,才有未来和希望,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看着几对嬉笑的男女在此合影留念,我多么希望他们能感觉到这里曾是一片废墟,一片记载着我们民族历史的废墟,一片让国人时时警醒的废墟啊!

站在山海关上,激情一直在胸中燃烧。我看到青砖与青砖的缝隙间,生长着一丛丛枯烂的衰草,仿佛在讲述着这座城池的风雨往事。我看到城墙上宽宽的土路中间,一簇簇不知名的野花开得正艳,微风吹来,摇曳生姿。我看到城上那一尊被称为“神威大将军”的明代铁炮,经风历雨,依然雄赳赳的,能依稀地看到一些昔日的雄风。

身旁游人络绎不绝,有耄耋老人,有顽皮孩童,有英姿飒爽的战士,有风华正茂的学生。一位山海关人告诉我,投资巨大的山海关古城修复工程已经启动,到时会再现山海关明清时期的风貌。我想告诉他,山海关已经不再是一座关隘了,她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炎黄子孙爱国情思的寄托,她应是没有新和旧之分的。

